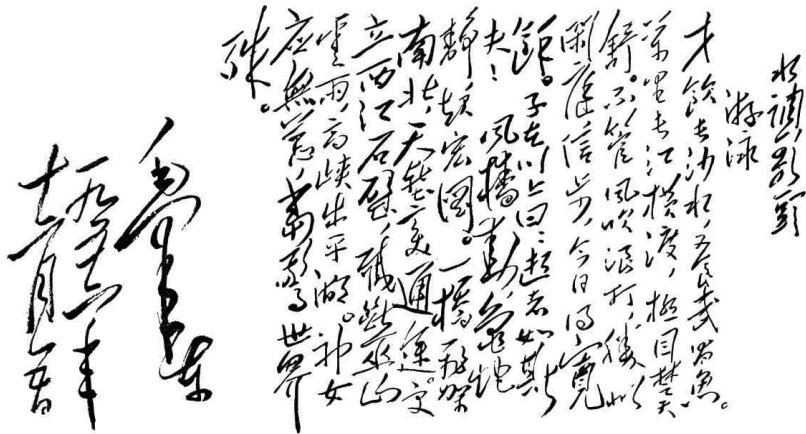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

1948年6月15日创刊 第6946号 1967年7月16日 星期日 夏历丁未年六月初九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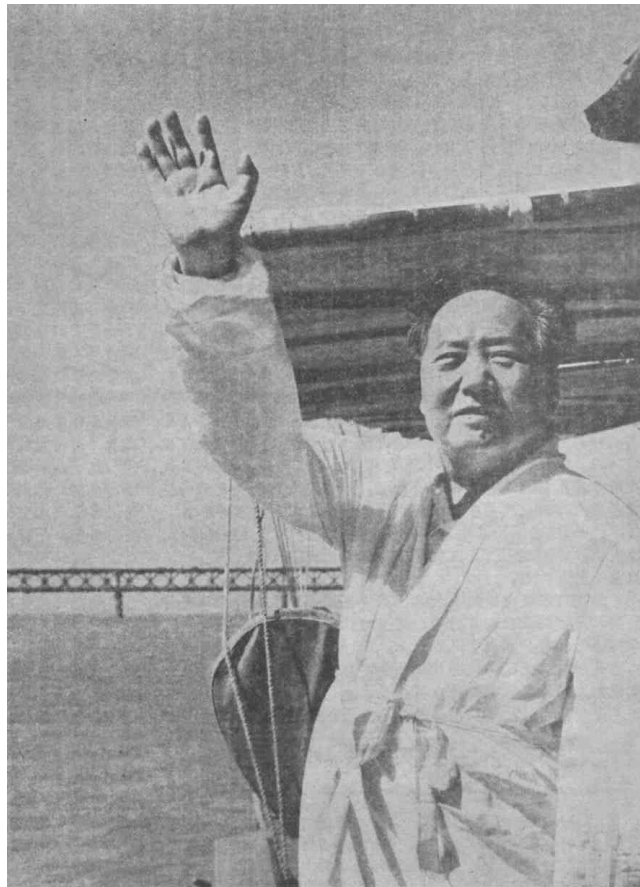


水调歌头 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 去年七月十六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乘风破浪，畅游长江，给我们留下了永志难忘的幸福记忆，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大风大浪并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就象万里长江，奔腾向前。它是推动历史航船的巨大动力，是造就亿万共产主义新人的最好课堂。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千百万革命小将，正是遵循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广大的工农兵并肩战斗，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造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揭露和打倒了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他们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改造了自己的思想，增长了革命的才干。

早在去年八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英明地指出：“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

了进攻。……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朝气蓬勃、有勇有谋的革命小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成果。千百万革命小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产，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强可靠的接班人。

革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革命小将在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海洋中学习游泳，难免要喝几口水。他们在斗争过程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奇怪的，也是不难纠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从斗争中学习斗争。

对待革命小将的缺点和错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满腔热情地帮助革命小将，“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另一种态度则完全相反。他们用敌对的态度来对待革命小将，抓住革命小将的缺点错误，“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前一种态度是正确的，后一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前者，反对后者。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必将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那些打击、伤害革命小将的人，那些坚持与革命小将为敌的人，他们妄图扼杀革命的新生力量，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是决没有好下场的。

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担负着“三支”“两军”任务的人民解放军的同志，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应该充满阶级感情，在大革命中培养和造就年轻一代。

保护革命小将，爱护革命小将，决不是无原则的捧场和迁

就。而是从无产阶级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用毛泽东思想去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来教育和引导革命小将，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革命的小将在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的同时，必须革自己头脑中“私”字的命，克服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不断地破私立公，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更快地在政治上成熟起来，才能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革命的青少年寄予无限的希望。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革命的小将们，我们一定要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在斗争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树立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永远做劳动人民的儿子。我们一定要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在积极推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斗争中，在本单位的斗批改中，继续发扬敢想，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创立新的功勋。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革命的小将们，让我们永远跟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勃列日涅夫的叛徒嘴脸欲盖弥彰

观察家

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为首的苏修叛徒集团，正在加速自己彻底破产和崩溃的过程。

这一小撮叛徒在这次中东事件干下的无耻的叛卖勾当，已经使他们在全世界声名扫地，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狼狽不堪的困境。他们所执行的叛卖政策，在苏联国内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苏修集团内部的倾轧和斗争正在加剧，并且日益表面化。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的反动小朝廷，越来越不稳，越来越不好混了。

苏修集团为了掩盖他们的叛徒行径，重新装扮自己，来维持其反动统治，费尽了心机，使尽了力气。

在国际上，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大讲骗人的空话，来粉刷已经破落不堪的门面。他们纠集一批追随者，发表左一个七国声明，右一个七国公报，来修补破产了的假反帝、假革命、假支持的政策。他们还指使大大小小的娄罗们，为自己的叛卖政策喝采叫好。

在苏联国内，他们开动全部宣传机器，拚命往自己脸上抹粉；召集形形色色的会议，制造一个又一个自己支持自己的所谓“决议”；还利用一帮御用文人和“社会名流”，给他们捧场。同时，他们对人民更凶恶地实行法西斯专政，加紧进行镇压。这一切，深刻地反映了这一伙叛徒集团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心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勃列日涅夫在七月五日对苏联军事学院毕业生发表讲话，煞费苦心地为苏修集团在这次中东事件中所执行的叛卖政策辩护。他声嘶力竭地叫喊：“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近东危机的紧要时刻，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勃列日涅夫所以来亲自出马作这样一番表演，无非是企图用更无耻的谎言来骗人，用威胁的手段来压制内部斗争，以求稳住阵脚。

然而，苏修集团在中东事件的紧要时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事实俱在，有目共见，怎么能包藏得住呢？勃列日涅夫搞这一套，只能是欲盖弥彰。

勃列日涅夫企图使人相信，苏修集团在中东事件中执行的政策，是“制止侵略者的手，捍卫阿拉伯人民的合法利益”。事实恰恰相反。在战争爆发前夕，苏修集团明知以色列发动侵略已是箭在弦上，却玩弄欺骗手法，麻痹阿拉伯国家，并且吓唬他们，不许采取有效的自卫措施。在战争爆发以后，苏修又同美帝加紧勾结，鼓励侵略者放手大干。你们根本不是“制止”侵略者，而是帮助侵略者；不是“制止”侵略者的手，而是束缚被侵略者的手，阻挠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起了美以侵略者所不能起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大言不惭地说，苏修集团在这次事件中的任务是：“打破帝国主义在近东的计划，帮助阿拉伯国家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在整个中东事件的过程中，苏修同美帝之间，函电往返，使节传信，“热线”对话，首脑会谈，又是交底，又是效忠，积极充当美帝的奴仆和帮凶，难道这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计划吗？你们在美以发动突然进攻以后，公然背信弃义，根本不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战争，而且伙同美帝制造联合国“停火决议”，充当国际宪兵，逼迫阿拉伯国家在侵略者面前屈服，难道这叫做“帮助”阿拉伯国家吗？

勃列日涅夫假惺惺地谴责以色列，说什么“不能允许侵略者从背信弃义的进攻中捞取好处”。这纯粹是骗人的鬼话。正是苏修集团，同美英帝国主义串通一气，利用联合国的“停火决议”庇护以色列侵略者，使它从进攻中捞到好处；然后又通过派驻联合国“停战观察员”，把以色列侵占阿拉伯国家领土的既成事实固定下来。苏修对以色列的所谓“谴责”，现在只剩下一句要以色列“撤军”的空话。而这句话，也只是为了欺骗世界人民和苏联人民，并且以此同美帝搞交易。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使侵略者捞到更大的好处。

勃列日涅夫还大讲什么苏修集团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的关系”，并且对阿拉伯国家现在“经历着艰难的时刻”表示“同情”。这简直是鳄鱼的眼泪！你们所谓的“友好”“合作”，究竟是个啥家伙，在这次中东事件中，阿拉伯国家领教得可谓多矣。你们平时时谈“支持”，一到“紧要时刻”，就把自己的诺言抛到九霄云外；平时满口“友谊”，到了“紧要时刻”就要背叛和出卖；平时拉手拍肩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在背后捅一刀。目前，阿拉伯国家遇到的许多艰难与屈辱，正是你们的这种叛卖行径所造成的。你们还有什么脸皮高谈所谓“友好”“合作”呢？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在中东事件中所执行的叛卖政策，不仅是对阿拉伯人民的背叛，也是对苏联人民的背叛，对世界各国人民的背叛。这一小撮叛徒在这次中东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比现代修正主义鼻祖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丑恶行径，更加无耻，更加丢人。

在大量的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世界各国人民会认真地想一想：苏修集团这一伙叛徒，今天出卖这个，明天出卖那个，凡是它能出卖的，它都要出卖，怎么知道会轮不到别人头上呢？

今天它干这个坏事，明天它干那个坏事，又有什么坏事它干不出来呢？谁要是对于苏修集团只看到它的假象，而没有认识到它的本质，对它仍然抱有幻想，那就总有一天还要被出卖。

苏联人民也会认真地想一想：这一伙叛徒一天也不会停止他们的叛卖政策。赫鲁晓夫已经使苏联遭到奇耻大辱，把苏联糟踏得不成样子。现在赫鲁晓夫的继承者比赫鲁晓夫干的坏事更多，使苏联蒙受的耻辱更大，照这样下去，更不知要把苏联糟踏成什么样子。这是苏联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

那些被苏修集团控制的国家的人民，也很自然地会想一想：加勒比海危机和这次中东事件都是前车之鉴。如果老是让那些苏修集团的忠实追随者把本国的命运拴在苏修的破车上，沦为附庸，那么就会在某一天早晨起来，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重重地出卖了。这样的日子难道是好过的吗？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之流，是与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为敌的、不可救药的叛徒，是卖身投靠美帝的儿皇帝。他们已经把赌注完全押在美帝国主义的儿身上，为了维持自己的“宝座”，就必然要不断地叛卖。他们叛卖一次，就要暴露一次，然后重新搞些伪装，再继续叛卖。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叫嚷，他们“今后将始终不渝地、坚定地”奉行这条“不可动摇的路线”。这就是说，这一小撮叛徒是至死也不会改悔的，他们要一直叛卖下去，直到最后灭亡。

毛主席教导我们：“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把他们打倒”。对于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为首的苏修叛徒集团，也只能是这样，必须是这样。

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的反动小朝廷，正处在火山口上。苏修集团同苏联人民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苏修集团内部你争我夺的角斗也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苏修集团的叛卖政策的彻底破产，苏联国内阶级矛盾也必然进一步尖锐化。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对内强化法西斯专政，对外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只能是在苏联的政治火药桶里放下更多的炸药。这个火药桶，迟早是要爆炸的。

人们看到，加勒比海危机事件，是叛徒赫鲁晓夫走向坟墓的指路牌。这次中东事件，则是叛徒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穷途末日的重要标志。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赫鲁晓夫一样，不过是历史舞台上一瞬即逝的丑角。人民的革命潮流，终将把他们活活地淹死。

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联席会议通过）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组织间的隔阂

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新华社济南十五日电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最近召集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大革命群众组织的总部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三大组织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强了团结，并且共同制订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决定。

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大革命群众组织，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搏斗中，一直是同患难，共甘苦，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在向山东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后，他们也一直并肩战斗，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但是，在新的形势下，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以及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侵蚀，在三大革命群众组织中，一部分领导人和一部分基层组织，开始滋长了骄傲自满，功臣自居，互不尊重的情绪，以至出现了各组织之间搞“磨擦”、互相攻击的苗头。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对于三大革命群众组织中开始出现这种现象十分重视，他们决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立即召开联席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

参加联席会议的三大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自始至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本着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以自我批评为主的精神来解决相互间存在着的矛盾。他们在发言中，都是首先着重检查自己和自己队伍中开始滋长的“唯我革命”、“唯我独左”、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并诚恳地、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对于由这些错误思想在个别地方、个别单位引起的恶果和危害，也都主动地承担责任。遵照毛主席“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教导，三大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满怀爱护革命战友的热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互相开展了批评。批评中，他们开诚相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他们从全局出发，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使许多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下转第三版）

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我们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及所有兄弟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搏斗中，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二·三”夺权后，我们在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也一直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目前，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纵深发展，形势很好。但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尖锐、激烈地进行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别有用心的人，正在煽风点火，点邪火，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妄图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因此，我们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这是形势的需要，是革命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然反映到我们革命队伍的内部来。目前，正在滋长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就是这种斗争的反映。这是一种腐蚀性，会使我们的团结涣散，意见分歧，斗志松懈。我们必须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地进行整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这是我们的最高原则。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拥护，就照办；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抵制，就反对。我们必须永远坚持这个原则，而绝

不能违反这个原则。

为此，特作如下决定：

（一）要紧紧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对自己的下属组织和全体战士抓紧下列内容的教育：（1）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有利于这种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这种团结的话就坚决不说；有利于这种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这种团结的事就坚决不做。（2）“照顾全局”“以局部服从全局”，坚决反对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本位主义。（3）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主观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

（二）从我们三个总部开始，直至自己的下属组织和全体战士，都要加强同兄弟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团结和联系。革命的群众组织不论大小，都要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应该互相学习，并肩战斗。

（三）自即日起，除经省革命委员会特许的以外，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的全体战士必须无例外地回校复课闹革命，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和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全体战士，都必须无例外地回到自己的生产和工作岗位。在本单位开展大批判，搞好斗批批，促进革命派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搞好生产和工作。今后非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不准离开本单位去参与其他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四）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按单位、按部门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指示，在革命派占优势的单位和部门，要积极进行思想政治工作，逐步地、慎重地、自下而上地实行归口联合。在一个单位和部门，我们三个总部或两个总部在那里同时发展基层组织的，要经过协商，促其实现大联合，划归一个总部管理。

（五）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和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各自的下属组织的关系，既要重视条块领导，又要加强块块领导，逐步过渡到以块块为主。今后，三个总部对于各自的下属组织，主要是加强思想政治领导，不要去过多地干预他们的具体业务。

（六）对于某些可能引起他们之间的分歧的重大事情，三个总部都不要单方的轻易表态。必须表态时，要互相主动联系，取得统一认识后，再采取行动，以免坏人利用。

（七）三个总部的下属组织，如果相互之间发生了分歧和磨擦，各自的总部都必须本着严以责己的精神，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互相体谅、共同协商，寻求正确的解决措施。绝对不准武斗，不要做那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如果发生那种事情，互相都要采取高姿态，积极主动地加以解决。

（八）三个总部的下属组织和战士，如果相互之间有不同看法，应该通过自己的组织提出，或者当面交换意见，不准背后散布有碍团结的情绪，更不准背后搞“小动作”。

（九）为了不断地增强团结，解决一些需要共同解决的迫切问题，在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三个总部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有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例外）。同时，三个总部建立一个联合办公室，负责处理相互关系中的具体问题。

（十）本决定，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全体战士，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并且每两个月进行一次普遍的检查。

愿切希望其他兄弟的革命群众组织监督和帮助我们对本决定的执行，并建议各兄弟的革命群众组织，参考这个决定，加强所有兄弟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革命的战斗团结。

驻
青
海
省
人
民
解
放
军
高
举
毛
泽
东
思
想
伟
大
红
旗

坚决支持革命左派 坚决团结群众大多数

在驻军帮助下，无产阶级革命派政治上取得绝对优势，组织上日益发展壮大

本报讯 青海省驻军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既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又坚定不移地团结群众大多数，并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斗争水平。八·一八等革命组织在解放军帮助下，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敌我，团结群众大多数，在政治上取得绝对优势，在组织上日益发展壮大。

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八·一八”等革命组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始终紧紧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集中力量狠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认识到：只有狠狠地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揭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才能真正解放一大片，团结大多数。因此，他们在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后，多次开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本省、本单位的党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大批判大斗争。

通过批判斗争，参加保守组织的受蒙蔽群众，看清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压制革命群众运动，操纵保守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残酷迫害革命组织的大量罪恶事实，不少人觉悟过来，坚决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革命派战士也认清了这一小撮家伙是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幕后指使者。他们说，过去我们恨那些参加保守组织的的人，现在恨旧青海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更恨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定要把斗争矛头狠狠对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为了在狠狠打击一小撮敌人的时候，尽可能不伤害自己的阶级兄弟，达到团结大多数、共同对敌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有关论述。革命派同志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深深地体会到，分清敌我，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受蒙蔽的群众一道干革命的问题，是关系到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彻底胜利的问题。某汽车厂“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很重，有些同志起初认为凡是殴打过“八·一八”战士的人，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矛盾都是敌我矛盾。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他们认识到这样看问题缺乏阶级观点，就对本单位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了阶级分析，认识到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他们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经过研究分析，大家心明眼亮了，知道了应该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斗争方向更加明确了。

毛主席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开始，“八·一八”有的战士认为，争取和教育那些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群众是“右倾”；有的认为“过去他们狠狠地打我们，这一回非出口气不可。”“八·一八”等革命组织针对这些活思想，教育大家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他们对阶级敌人，坚决实行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是用咒骂，也不是用拳头，而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

无产阶级革命派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法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解除了许多受蒙蔽的群众的顾虑。保守组织中有的不少人，原来有很多顾虑，怕“八·一八”等革命组织报复。但事实与他们的想法完全相反，“八·一八”等革命组织的战士，对他们不但没有打击报复，而且按照“革命不分早晚，造反不分先后”的原则，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受蒙蔽的群众激动地说：“八·一八”的同志严格要求自己，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记个人私仇，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胸怀。

“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能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而且能够团结自己队伍内部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当青海省革命派大联合的时候，一些革命组织的负责人由于头脑中“私”字作怪，他们是什么老造反，你是后造反，“你的兵太少，我的兵力大，要大联合吗？你懂得‘结合’我。”等等错误思想，影响革命组织的联合。青海军区文工队小组发现这个苗头以后，就狠抓毛主席著作学习，帮助他们开展整风运动。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和破私立公的思想斗争，某些革命组织负责人明确了革命大联合的伟大意义，积极促进革命的大联合。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与港九同胞共同反英抗暴

港九大专学生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

据新华社香港十五日专电 正当轰轰烈烈的反英抗暴斗争进入一个新高潮的时候，“港九大专学生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在港宣告成立，广大学生纷纷行动起来，昨天有八百多名爱国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港英帝国主义一贯把港九大专院校作为实施奴化教育，灌输西方腐朽文化，进行宗教麻醉的顽固堡垒，现在，这些顽固堡垒开始被冲破了。十四日，各大院校二百多名爱国学生代表举行了大会，庄

严成立“港九大专学生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宣告在“港九学生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与港九同胞共同战斗，争取反英抗暴斗争的胜利。

“港九大专学生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发表了声明和《告全港同学书》。委员会发表的声明指出：广大青年学生已经逐渐起来与工农结合，走上斗争的第一线。我们大专学生更要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从敌人的心脏里杀

出来，把一切奴化教育、改良主义的枷锁砸个稀巴烂，彻底粉碎敌人在我们身上的希望，大造敌人的反，在敌人内部搞它个天翻地覆。

《告全港同学书》发出了四项号召：一、加紧学习毛主席著作；二、全港爱国学生要进行革命大联合；三、放手发动群众；四、学习红卫兵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告全港同学书》还号召同学们身在香港，心怀祖国，放眼世界，把反英抗暴斗争进行到底。

香港爱国同胞再接再厉坚决斗争

本报评论员

英国联邦关系大臣鲍登七月十日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狂妄地叫嚣“香港当局在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镇压香港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港英帝国主义的一个小头目祁济时也跟着叫嚷要采取进一步镇压行动。英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向我香港同胞挥舞警棍和屠刀。

几天来，港英法西斯当局在蓄意制造沙头角边境事件之后，更加疯狂地枪杀我爱国同胞，袭击我爱国机构，逮捕罢工工人，绑架新华社和爱国报纸的记者，甚至出动全副武装的正规军队，对香港同胞进行血腥镇压。这伙英帝国主义强盗在香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是香港同胞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是七亿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港英当局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暴行，并且低头认罪，否则，一切严重后果将由港英当局承担。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蒋介石反我党接近灭亡的时候，曾经指出：“敌人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这是临近灭亡的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的心理状态。港英帝国主义也是这样。它在香港张牙舞爪，看起来很嚣张，但实际上，它在我香港爱国同胞铁拳的沉重打击下，忧心忡忡，恐慌万状。英国《泰晤士报》惊呼：“香港还有风暴”，要港英帝国主义“熬过这场暴风雨”，就是这种恐惧心理的反映。

英帝国主义分子鲍登的叫嚣，目的是要吓唬我香港的爱国同胞，同时也为了替香港殖民当局壮壮胆子。意思是说，你们看，伦敦在“全力支持”港英当局把香港的反抗抗暴斗争镇压下去。似乎很了不起的样子。

其实，鲍登之流简直愚鑫透顶。所谓伦敦的“全力支持”，算得了什么？英帝国主义这个破落户，你们究竟有多少家底，你们还不知吗？你们大吹大擂，要“保持足够的驻军”，搞来搞去，不过调来了一营雇佣军。别说是区区一营雇佣军，就是英帝国主义军队倾巢而出，香港同胞和七亿中国人民也决不会把它放在眼里。你们的大老板美帝国主义调用了美国侵略军和傀儡军队一百多万人，尚且在越南战场上陷于越南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气息奄奄，将遭灭顶。而英帝国主义这个伙计居然挂着虎皮，跑来吓唬我香港爱国同胞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这岂不是令人发笑吗？

老实说，在香港，不是我爱国同胞害怕英帝国主义，而是英帝国主义十分害怕我爱国同胞。英帝国主义不是已经镇压两个多月了吗？香港的反抗抗暴斗争不仅没有被压下去，反而越来越激烈，队伍越来越大，规模越来越大。配合香港工人的大罢工，其他劳动人民、青年学生、爱国工商界，都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战斗。这几天，赤手空拳的香港工农大众和爱国同胞，面对着武装到牙

齿的港英帝国主义的装甲车、机关枪和刺刀，被迫拿起镰刀、扁担、木棍、铁锤、钩子、鱼炮，保卫自己的机构、财产和维护自己的神圣权利，抗击港英军警和“防暴队”的野蛮袭击，展开了英勇的自卫反击。这是香港爱国同胞对残暴成性的港英法西斯当局血腥镇压的必然的强烈反应。香港爱国同胞干得好，干得英勇，干得漂亮！对于英帝国主义，就是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香港，真正有力量的是中国工人和爱国同胞。香港的历史由中国人民来写，香港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民的手中。香港爱国同胞前期的反抗抗暴斗争，已经给了港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但这不过是初试锋芒。应该更加放手发动群众，更好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再接再厉，坚决斗争，把港英法西斯当局置于四百万港九爱国同胞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香港的工人和爱国同胞一定会在斗争中显示出更强大的威力，给予港英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七亿中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着港九爱国同胞的反抗抗暴斗争，并且决心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给予港九同胞以全力的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让英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无视我政府严重警告 顽固与中国人民为敌

港英当局又非法逮捕我记者和爱国同胞

英帝的法西斯暴行激起了港九爱国同胞无比愤慨和强烈抗议

新华社香港十五日专电 港英法西斯当局不顾我国政府的严重警告，决心与中国人民为敌，十五日凌晨和下午，先后出动大批军警和特务，再一次疯狂地逮捕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两名记者，及其他五名爱国记者，还有二十多名爱国同胞，另外还包围和袭击了一所爱国学校。港英的法西斯暴行激起了港九爱国同胞极大的愤怒。

十五日下午五时左右，香港教育界代表团前往港英“总督府”，向“代理总督”祁济时强烈抗议港英当局连日出动英国陆军和“防暴队”，武力包围、袭击爱国学校以及迫害爱国师生的法西斯暴行。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陈凤英和陈德穆，同香港文汇报、大公、新晚等报的记者一起，正在现场进行采访。其后，大批英国陆军和港英“防暴队”到达现场，横蛮无理地包围并逮捕了教育界的全部抗议代表，同时还横蛮无理地逮捕了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陈凤英和陈德穆两人，以及上述爱国报纸的五名记者。陈凤英和陈德穆两人当时立即表明新华社记者身份，并提出强烈抗议，但“防暴队”不加理睬，横蛮地把他们和其他爱国记者一起，用强力持上警车，扣押在“中尖警署”，随后又转至“维多利亚拘留所”。

在获悉港英法西斯当局无理拘捕新华社及香港爱国报纸的记者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另外两名记者立即赶到现场，但为港英警察拒绝进入，并派出便衣特务无理加以驱逐，还不顾记者提出强烈抗议，强行抢去一个记者的手提包进行检查。

下午六时许，新华社香港分社副总编辑潘德声，打电话给港英“警务处政治部”负责人，就此事提出最强烈抗议，并指出新华社记者当时在现场进行正常的采访活动，是被港英“防暴队”非法逮捕的，港英当局必须立即释放。但是，对方却以“不知情”为借口加以推诿。

教育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十五日晚就此事发表声明，严重抗议港英当局逮捕教育代表团这一法西斯暴行。声明指出：港英当局疯狂到极点，在这几天内，对港九中国同胞的迫害连续升级。我们教育界的战友们是懂

得怎样去对待港英的，我们所教育的广大青年学生更是懂得怎样去处理他们的。港英如果不住手，不释放我们的战友，我们就一定要动员更广大的爱国师生同它斗争到底。

十五日凌晨二时半左右，港英法西斯当局还派出大批警察、特务，无理绑架了爱国电影工作者傅奇、石慧夫妇。法西斯暴徒拿着卡宾枪、手枪、用重物 and 铁器蛮撞铁门，没有说明任何理由，便逮捕了傅奇和石慧，并进行了侵犯人身自由的搜身。傅奇和石慧对港英当局的这种法西斯行径当场提出了严重抗议。

港九电影界斗委会以及一些影业公司和制片厂的斗委会，今天分别发表声明，对港英当局无理绑架傅奇、石慧提出最强烈、最严重的抗议，要求港英当局立即释放他们，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港英当局在十五日凌晨，还出动了一连英国陆军、一队辅助陆军及数百名“防暴队”和武装警察，包围并强行搜查香港西区爱国学校福建中学。大批军警在

福建中学附近街道上架起铁丝网，设置沙包掩体，然后分别从学校的正门、后门等处展开了数路进攻，用烧焊器及其它武器烧毁及凿开学校的门户，冲进学校，大肆搜索、破坏和劫掠。万恶的港英当局还悍然打碎学校内的毛主席塑像，戳穿及涂污毛主席画像，撕毁歌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幅标语。

从十一日晚以来，港英法西斯当局连续在夜间武装突袭了我六个爱国机构，其中五个爱国机构是港英当局出动正规英军和香港防卫军来干的。初步统计，在这几次事件中港英枪杀我爱国同胞一人，枪伤和打伤数十人，逮捕了爱国机构人员及附近居民一百三十多人。包括今天下午在“港督府”门前制造的暴行在内，共有一百六十多人被捕。香港爱国同胞对港英当局几天来干下的法西斯血腥暴行，无不感到怒火冲天，纷纷走上街头，在香港、九龙和“新界”广大地区，痛击港英“防暴队”。他们警告港英法西斯当局：你们已把暴行升了严重的一级，组织起来的香港爱国同胞，定将给你们双倍的惩罚。

港九各界同胞反英迫害斗委会等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港英强行埋葬七烈士遗体

据新华社香港十五日专电 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反英抗暴死难七烈士治丧委员会十四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港英当局不顾徐田俊等七烈士家属的一再抗议，在十二日晚至十三日凌晨的“宵禁”期间，悍然把七位烈士的遗体强行埋葬，埋尸灭迹。

海航行舵舵手、《争取胜利》、《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革命歌声，震撼了香港的上空。

十四日下午，培侨中学师生、职工及受迫害的家属代表十二人，前往“总督府”强烈抗议港英法西斯当局非法逮捕该教

声明说，港英当局在七名抗暴死难烈士家属一再抗议下，曾口头答应绝不移动烈士的遗体，但事隔三天，港英当局竟然于埋尸灭迹的罪恶勾当，激起了港九爱国同胞更大的仇恨和强烈的反抗。

我们强烈要求港英当局必须立即释放被捕者。

十五日下午，香港中区和西区一千多名爱国师生，又一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爱国师生们举着无数的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牌和抗议标语，沿着海边前进，这时，激昂的怒吼声直冲云霄。

声明说，后强调说，港英法西斯当局以埋尸灭迹的手段逃避交代烈士的死因，以为这样就可以甩脱我们为死难烈士治丧，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不管港英当局使用什么手法，我们一定要继续发动烈士的丧事，一定要为反英抗暴的死难烈士举行庄严的丧礼！

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无产阶级革命派文体战士联合演出委员会演出

革命歌舞

17,18,19日晚7,30 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
今日中午12时在本院场售票

看,美帝苏修在中东事件中怎样进行反革命大勾结

新华社十五日讯 本社记者述评：六月五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色列向阿拉伯国家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是美国新殖民主义，在苏联修正主义的配合下，对阿拉伯人民进行的一次疯狂的反扑。大量的铁的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是这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阿拉伯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苏修集团是出卖阿拉伯人民的叛徒，是美国侵略者的头号帮凶。

美帝策划指使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

苏修又压又骗束缚阿拉伯国家手脚

美帝国主义发动这场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并在军事上作了周密的部署。今年春天以来，在美帝授意下，以色列总理一再公开露骨地叫嚷，“要对叙利亚使用武力”。同时，以色列军队不断挑起边境战争。三月到五月间，美国给以色列运去了四百多辆新坦克和二百多架飞机，而且从美国空军部队中调去一千名“志愿人员”，大大加强了以色列的军事进攻力量。面对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战争威胁，阿拉伯国家起来反击美以侵略阴谋。叙利亚在五月初宣布停止美国间谍机构“中东之友协会”在叙利亚的活动，并在五月十五日公开揭露美以武装进攻叙利亚的企图。阿联在五月十八日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离加沙地区和阿联领土，并在五月二十二日宣布封锁亚喀巴湾。

这时，美帝国主义指使以色列加快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步骤。五月二十五日，以色列外长埃班匆匆到达华盛顿，同约翰逊、腊斯克等秘密会谈。据路透社透露：“埃班得到了美国采取行动的保证，而不是含糊的支持的保证。”在埃班回国后，以色列迅速发出了“总动员”，并在阿联和叙利亚边境集结部队。六月一日，以色列“战争内阁”组成，曾经在一九五六年英法以侵略埃及的战争中担任以军总司令的法西斯分子达扬出任国防部长。与此同时，美国第六舰队和英国海军向东地中海和红海地区调动，美国向以色列紧急空运军事装备和弹药，美国的U—2间谍飞机奉命进行侦察，为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做了准备。

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战争布置一切就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纳马拉向约翰逊提出报告，再次保证，如果以色列圆满地完成初步的空中进攻，以色列将在三、四天内赢得胜利。麦纳的意见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的支持。

六月二日和三日，英国首相威尔逊赶到美国，同约翰逊进行了最后的战争策划。六月三日，以色列驻美大使带着约翰逊的密信回国，参加紧急内阁会议。

情况非常清楚，以色列发动进攻已是箭在弦上。苏修集团明明知道这个事实，但是，它却欺哄阿拉伯国家，说以色列不会进攻，要阿拉伯国家“谨慎”，“避免一场大的较量”，阻挠它们采取有效的自卫措施，束缚了它们的手脚。苏修集团一方面假惺惺地表示，在阿拉伯国家遭受侵略时，它“不会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它却同美帝加紧勾结，向美帝交底，表示它绝对不会妨碍美帝侵略。

在此期间，莫斯科同华盛顿、伦敦、巴黎电往频繁，特使络绎不绝，大搞秘密外交活动。据西方报刊和通讯社报道，约翰逊就中东局势致函柯西金要求采取“联合外交行动”，苏修集团则向美国保证，苏美两国在中东“有肯定的利害关系”。据透露，在战争爆发前两星期，约翰逊就同柯西金进行了“紧急而又秘密的接触”，以后又继续“保持着联系”，“通过紧急外交换意见，华盛顿和莫斯科互相打了招呼，表明它们有着避免美苏在中东发生冲突的共同愿望”。

五月二十三日，约翰逊发表声明，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恫吓威胁。同一天，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既不支持阿联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退和封锁亚喀巴湾的正义行动，也不谴责美帝的侵略阴谋，而是别有用心地说什么“不允许破坏近东的和平与安全”。苏修

美帝互相呼应，共同对阿拉伯国家施加压力。

五月二十四日，英国外交大臣布朗赶到莫斯科，同柯西金紧急会谈。据英国《每日镜报》报道，布朗带回了“俄国协助平息中东危机的秘密保证”。据法国《巴黎激进报》透露，布朗还说，“苏联外交在幕后积极地促使阿拉伯领导人平静下来，”“在公开场合，他们支持阿拉伯国家，而在私下，他们则阐述武装干涉以色列（应读作反击以色列的侵略）的一切危险。”

五月二十六日，约翰逊打电报给阿联总统纳赛尔，威胁阿联必须“停止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攻势的军事行动”。第二天凌晨，柯西金也通过苏联驻阿联大使紧急会见纳赛尔，表示苏联政府坚持要求阿联“不要首先开火”。据阿联报纸报道，柯西金是按照美国的主意这样做的。

五月底，苏修集团派了十几艘军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东地中海。一艘苏联军舰竟然同美国军舰排列航行，双方人员互相挥手并拍照。六月一日，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公开赞扬说，“苏联舰只在地中海活动是正常的。”可见苏修集团摆出几条军舰，根本不是去支持阿拉伯国家的。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以色列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是美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是美帝国主义参加合谋的。苏修同美、英串通一气，纵容了以色列的侵略。苏修向阿拉伯国家玩弄的政治欺骗，对美帝的突然进攻起了掩护作用，使阿拉伯国家上了大当。

美英帝国主义直接参与侵略战争

苏修大搞出卖阿拉伯人民的勾当

六月五日，美帝国主义放以色列出笼。以色列空军大批出动，轰炸了阿联、叙利亚等国的机场。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大量侵入阿拉伯国家的领土。

在以色列发动武装侵略的六天中，美帝国主义赤膊上阵，直接参与侵略战争。据阿联官方揭露：美国第六舰队的航空母舰，奉命保护以色列领空，给以色列提供空中掩护。美国航空母舰的飞机，在侵略战争的第一天就轰炸了阿联的空军基地。约旦的雷达网也侦察到一批一批的美国飞机从它在地中海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约旦在战争的第一天就击落过一架美国战斗机。此外，美国第六舰队的舰只还开到阿联海面附近，进行干扰阿联雷达网截收阿联军事电报的勾当。美帝国主义也直接参战。阿联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揭露，涂着英国标记的堪培拉式轰炸机曾参加袭击阿联在西奈半岛的阵地。

美以对阿拉伯国家发动突然进攻以后，苏修集团更加无耻地同美帝勾结，出卖阿拉伯人民。战争爆发后五小时，柯西金就通过“热线”向约翰逊表白，“苏联不希望同美国在中东发生战争”。据美国报刊透露，当设在白宫地下室的“热线”电话机开始紧急通报、传来了由“阿·柯西金”签署的一份俄文电报时，约翰逊连忙从寝室冲到“情况室”，并让翻译赶快把电报译出来。他从柯西金的来电中进一步肯定苏修不会采取什么步骤来妨碍美国的行动，于是就放手大干了。

为了迎合美帝的需要，苏修集团在六月五日发表声明，绝口不谴责美帝国主义，避而不谈援助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斗争问题，拼命攻击“包括大国在内的其它联合国政府”来“熄灭近东的战火”，并且还叫嚷什么要联合国“火速采取恢复近东和平所必要的措施”，这也就是企图利用联合国，推行“大国强权政治”，扑灭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烈火。

苏修集团公开撕掉了它的所谓“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侵略”的伪装，当阿拉伯国家遭受侵略时背信弃义，袖手旁观，拒绝给予援助。它始终不敢碰美帝国主义一根毫毛。甚至对于阿联揭露的美英直接参战的事实，苏修报纸也一个字都不报道。在阿联驻苏大使馆奉命将此紧急通知柯西金时，柯西金还表示不相信此事，他甚至当面引用苏修的“情报”，为美帝国主义

主义辩护。不仅如此，当阿拉伯各国留苏学生在莫斯科举行反侵略示威时，苏修集团竟然派出五千名军警，使用一百六十多辆卡车，组成五道防线，为美英使馆保驾。

六月六日，柯西金又通过“热线”，告诉约翰逊说，苏修接受美国提出的“无条件停火”。接着，苏修代表便安全理事会上伙同美英炮制出一个逼迫阿拉伯国家“立即停火”的决议。六月七日，苏修代表又加了一把劲，提出一个“限期停火”的提案。这些提案和决议都是要阿拉伯人民停止反侵略斗争，公然袒护已经侵占了阿拉伯大片领土的以色列，而且以色列在它们的掩护下，还在继续进攻。六月八日，阿联驻联合国代表奉阿联政府指示，拒绝“无条件停火”，但是苏修集团却通过其驻阿联大使施加压力，要阿联改变决定。在美苏勾结大搞“强权政治”的压力下，约旦、阿联和叙利亚相继被迫同意“停火”。

苏修集团为了掩盖它出卖阿拉伯人民的叛徒面目，在六月七日，装模作样地向以色列发出一个照会，扬言它将“重新考虑”同以色列的关系等等。但是，就在照会发出的第二天，也就是“限期停火”的决议通过后的第二天，苏修的一艘货船迫不及待地第一个驶入刚刚被以色列控制的亚喀巴湾。以色列鱼雷艇还向苏船“致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双方上演的什么丑剧。苏修的这个行动，实际上是带头承认以色列对亚喀巴湾的侵占，并为美、英、以力图把亚喀巴湾变为国际水道的阴谋打先锋。

美帝国主义对于苏修集团的这一系列叛卖活动，喜形于色，深表满意。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头子曼斯菲尔德公开表示，美苏在中东事件进行了密切的“共同努力”和“合作”。美国《新闻周刊》写道：以色列人攻击阿拉伯军队时，约翰逊“集中力量使俄国人卷入”，“已经产生显著圆满的效果”。美国大老板对苏修集团这样当众表扬，使得这一伙叛徒的面目更加暴露无遗。

美帝得寸进尺妄图推行新的侵略计划

苏修重新装扮自己公开投入美帝怀抱

在阿拉伯国家被迫停火以后，以色列气焰嚣张，甚至公然提出扩张领土的野心。美帝国主义也得寸进尺，抛出了所谓解决中东问题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实质上就是要确保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永久合法存在，并满足它的扩张野心；让所谓“联合国紧急部队”重返阿拉伯地区，加紧镇压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扩大美国新殖民主义在中东的势力范围。

苏修集团为了掩盖它的叛徒嘴脸，摆脱狼狽不堪的困境，匆匆忙忙地玩了一些新的花招。它纠集了一小撮追随者和托拉集团，于六月九日发表了一个七国联合声明，二十一日还通过了一个所谓苏共中央关于中东政策的“决议”。它煞有介事地宣布同以色列断交，并且建议召开什么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但是这些西洋景没有几天就被苏修集团自己拆穿了。

六月十九日，在约翰逊发表演说的一小时前后，柯西金紧跟着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同约翰逊一唱一和，鼓吹大国在中东问题上要“找到共同语言”，

“扫清恢复近东和平的道路”，“不容许出现战争策源地”，疯狂反对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斗争，为美帝推行新的侵略计划效劳。

柯西金这次到美国去，本来就是为了求见约翰逊的。他同约翰逊前后两次举行了长达十小时的密谈。两人情投意合，亲如家人。柯西金甚至情不自禁地说，来到葛拉斯堡罗“就象回家一样”。这是叛徒心理的充分暴露。

这次苏美会谈，不仅在中东问题上进行了更大的交易，而且在全球战略上进行了全面的协调和配合，共同策划了镇压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阴谋。就这次会谈，标志着美苏勾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苏修完全拜倒在美帝的脚下，在以美帝为首的反革命同盟中充当配角和奴才。

这次会谈后，美苏在联合国进行了更加紧密的勾结。经过美苏幕后活动，七月十日安理会决定派遣“联合国观察员”进驻苏伊士运河区，监督“停火”，从而使前不久被赶走的受美国控制的联合国人员又重新返回阿联领土。

阿拉伯各国人民擦亮了眼睛

声讨美帝侵略怒斥苏修叛卖

战争检验了各种政治力量，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有许多事情在平时多少年也不容易认识到，而在战争时期，短短几天内，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通过中东事件，阿拉伯人民进一步认清了谁是他们真正的敌人，谁是他们的真正的朋友。

在这次事件的整个期间，阿拉伯各国的广大群众在世界各国人民强大的声援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示威风暴，愤怒声讨美英以的滔天罪行，同声怒斥苏修的叛卖行径。阿联、叙利亚、也门、苏丹等国群众砸了美国使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广大群众涌向苏修使馆前面示威。“打倒约翰逊”“打倒柯西金”的怒吼声响彻广阔的阿拉伯地区的上空。有的阿拉伯朋友说：“正当阿拉伯人民遭到美以侵略的关键时刻，苏联不但不支持我们，反而对我们的背后给我们一刀。苏联真是可恶。”还有朋友说：“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是我们的死敌。苏联是我们的假朋友、真叛徒。”

阿拉伯人民通过反侵略斗争，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他们最忠实可靠的朋友。有的阿拉伯朋友说：“在紧要时刻，中国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中国是我们的真正的朋友。”阿拉伯人民在痛斥“苏修是叛徒”的示威中，当走过中国大使馆时，总是热情高呼：“毛泽东万岁！”“中国人民万岁！”许多阿拉伯人民异口同声地说：“毛泽东思想是阿拉伯人民的指路明灯。”

毛主席教导我们：“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抗拒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日益觉醒的阿拉伯人民一定会从这场战争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把以美帝为首的新殖民主义统治赶走，把一切侵略强盗统统消灭干净！

作贼心虚

杨豪

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最近在对苏联军事学院毕业生讲话时，大言不惭地吹嘘苏修集团“在近来特别紧要时刻”的行动是正确的，并且特别提到柯西金在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上“令人信服地指出和揭露了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侵略作用”。但是，勃列日涅夫却完全避而不谈柯西金同以色列侵略的密谈。

葛拉斯堡罗的密谈。

柯西金同约翰逊在葛拉斯堡罗的密谈，用柯西金自己的话来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很小的标题，刊登在第一版的很不显著的地方。这种怪现象，使得美国《泰晤士报》特地把《真理报》的这个版面拍成照片登了出来，成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花边新闻。

柯西金同约翰逊的第二次会谈，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也是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并且强调会谈是“应约翰逊的要求举行的，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深刻分歧”。

柯西金自己说，是“两个超大国”首脑的会晤，而且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既然如此，人们记得，八年前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时候，苏修集团是怎样不遗余力地大事宣扬呀！但是，请着苏修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次柯西金同约翰逊的会谈的呢？柯西金同约翰逊第一次会谈，《真理报》发了一条二十七个俄文字的新闻，而《真理报》把这条新闻用

我使馆最紧急最强烈警告缅甸反动当局必须立即停住血手

中国人民决不容奈温政府继续行凶作恶

我政府正在察其言观其行定将采取相应措施

新华社十五日讯 仰光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大使馆十三日照会缅甸外交部，就缅甸反动政府非法逮捕大批爱国华侨的严重罪行，最紧急、最强烈、最郑重地警告缅甸反动政府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暴行！

照会说，缅甸反动政府犯下了滔天的法西斯暴行，对七亿中国人民欠下了数不清的血债，这笔血债是一定要还清的。缅甸反动政府对爱国华侨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大逮捕、大抢掠、大焚烧、大破坏。你们罪恶的卑鄙行径，证明了你们在反华排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正在察你们的言，观你们的行，并且一定要采取相应措施。

照会说，缅甸反动政府已经非法逮捕了大批爱国华侨，这种罪行是掩盖不了的。我们曾几次向你们提出警告，要你们做出老实交代。但你们一直置之不理，背着我们继续逮捕华侨，在成百上千的被捕华侨中有：陈伯南、陈天煌、杨老清、林成隆、黄忠泉、王维中、刘应超、董传溪、温年、阮咏棠、王莲发、任尚斌、张树洪、林士扬、赵铃铃、黄思华、曾广斌、黎锦德、陈清发、苏群才、许元德。这不过是向你们点几个名字，警告你们要是悬崖勒马。

照会说，我们也知道，你们已经拟好了

且一定要采取相应措施。

照会说，缅甸反动政府已经非法逮捕了大批爱国华侨，这种罪行是掩盖不了的。我们曾几次向你们提出警告，要你们做出老实交代。但你们一直置之不理，背着我们继续逮捕华侨，在成百上千的被捕华侨中有：陈伯南、陈天煌、杨老清、林成隆、黄忠泉、王维中、刘应超、董传溪、温年、阮咏棠、王莲发、任尚斌、张树洪、林士扬、赵铃铃、黄思华、曾广斌、黎锦德、陈清发、苏群才、许元德。这不过是向你们点几个名字，警告你们要是悬崖勒马。

照会说，我们也知道，你们已经拟好了

黑名单，准备继续进行大逮捕。你们不仅策划在仰光继续下毒手，而且要在全国各地大下毒手。我们要严肃质问你们：你们是不是要蛮干横心，死不回头的？我们最紧急地、最强烈地、最郑重地警告你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血手！立即停止非法大逮捕！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暴行！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捕的华侨！否则，你们要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中国大使馆的照会再一次郑重地提醒缅甸反动政府：中国人民从来就是说话算数的，你们所犯下的血债必须要清算的，中国人民决不容许你们再继续行凶作恶，任何新的法西斯暴行，都要双倍偿还。

新华社驻仰光分社发表声明

强烈抗议缅甸政府无理要我记者离境

新华社十五日讯 仰光消息：中国新华通讯社驻仰光分社十五日发表声明，最强烈抗议缅甸反动政府无理撤销新华社驻仰光分社记者于民生的居留许可证，并限期要他离开缅甸的罪恶行动。

声明说，新华社驻仰光分社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华通讯社总社之命，对缅甸反动政府无理撤销新华社总社记者于民生的居留许可证，并限期要他离开缅甸、蓄意恶化中缅两国关系的罪恶行径，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声明说：新华社记者于民生在缅甸工作三年来，一贯为促进中缅两国人民友好事业而工作，博得了缅甸广大人民的赞扬。缅甸反动政府赶走新华社记者，是破坏中缅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是为了迎合帝修需要，是国际上反华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奈温反动政府迫害新华社记者的阴谋是策划已久的。早在六月底，奈温反动政府就指使它的喉舌官方报纸，对新华社记者在仰光的正当采访活动进行造谣污蔑。六月二十七日，奈温反动政府连续组织几千名暴徒在新华社仰光分社门前举行反华游行，叫嚷要“打倒新华社”，上千名暴徒还冲进新华社院内，肆无惮地进行大破坏。七月份以来，奈温反动政府又在组织组织暴徒进行反华示威，嘶叫反对新华社记者的口号。为了怕新华社记者把奈温反动政府疯狂反华排华的法西斯罪行向全世界揭露，他们千方百计地限制、阻挠和封锁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活动。现在，反动头子奈温竟亲自出马，毫无理由地命令移民局撤销新华社记者的居留

许可证并限令新华社记者离境。这一事实再一次赤裸裸地暴露，缅甸反动政府和它的头子奈温是反华排华的罪魁，是破坏中缅两国关系的祸首。

声明说，我们正严正警告奈温反动政府：所有反华的家伙都没有好下场，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声明指出，中国新华通讯社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通讯社，它坚决支持亚非拉革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反帝反修的革命斗争，它永远不会改变维护中缅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严正立场。

声明最后高呼：打倒奈温反动政府！打倒美帝！打倒苏修！中缅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证，并且限期要他在十七日中午以前离开缅甸。这是奈温反动政府按照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意旨疯狂反华排华，采取了又一个破坏中缅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

奈温反动政府的仰光移民局在六月十五日刚发给于民生限期到一九六八年六月四日为止的居留许可证。时间还不满一个月，奈温反动政府竟然连理由都不敢提出，便无理地撤销于民生的居留许可证，并限期要他离境。这只能再一次赤裸裸地暴露出这个美国独裁的反动政权的头目奈温的无理、心虚，再一次暴露出他的一手制造反华排华、破坏

于民生在缅甸工作三年

于民生在缅甸工作三年

于民生在缅甸工作三年

巴勒斯坦难民愤怒谴责美帝支持以色列强占家园

决心拿起武器打回老家去！

感谢中国人民支持他们反对美帝走卒以色列的斗争

新华社开罗十四日电 被迫离开加沙地带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十三日愤怒谴责美帝支持它的侵略工具以色列强占他们的家园，野蛮屠杀巴勒斯坦平民的罪行。他们表示决心“打回老家去！”一位巴勒斯坦工人说：“我们巴勒斯坦人宁愿为祖国而死，也决不向敌人投降。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拿起武器战斗。”

新华社记者十三日在阿联解放省的难民营会见了被以色列侵略军赶出加沙地带的几千名巴勒斯坦人。他们向记者愤怒地控诉，许多无辜的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妇女、儿

童和老人，被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杀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财物被抢掠一空。许多房屋、医院和学校遭到破坏。以色列侵略者由于害怕巴勒斯坦人民的袭击，用枪口强迫六千多名巴勒斯坦青年离开他们的家园。

一位在加沙《巴勒斯坦消息报》工作、并作为国民自卫队员在汉尤尼斯同以色列侵略军战斗的巴勒斯坦新闻工作者，叙述了巴勒斯坦人民英勇斗争的事迹。

他说：“尽管以色列飞机使用凝固汽油弹来配合他们在汉尤尼斯和加沙地区对我们发动的地面

进攻，但是我国军民同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青年同巴勒斯坦解放军以及阿联军队一起参加了战斗，给敌人造成了沉重的损失。战争开始后，我们在加沙坚守了四天，打死了一千多名以色列侵略者，击毁了大约六十辆坦克和五十辆军车，击落四架以色列飞机。”

许多巴勒斯坦难民表示感谢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支援。一位巴勒斯坦学生说：“在战争期间，我们知道中国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支持我们的斗争。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他向中国朋友索

取毛主席像章，并高呼：“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朋友中国人民万岁！”

阿联军队坚决回击以色列侵略军挑衅

击落敌机五架 击毁坦克八辆

据新华社开罗十四日电 据阿联军方宣布，以色列侵略军十四日对苏伊士运河一带的坎塔拉、费丹、伊斯梅利亚、夏特和突费克港的阿联军事哨所和居民发动一系列挑衅性攻击，遭到阿联方面的坚决回击。

以色列飞机当天还对苏伊士城和伊斯梅利亚地区进行四次空袭，被阿联高射炮部队击落五架。

据阿联最高军事司令部在午夜发表的公报宣布，在十四日的隔河炮战中，阿联军队击毁了以色列坦克八辆。

阿联军方发言人加麦尔·易卜拉欣上校在十四日晚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从七月二日以来，以色列就力图向塞得港以南的突费克港北面推进，但遭到阿联武装部队的阻击，而一直未能得逞。

美国近两万造船工人坚持大罢工

罢工使美海军五艘核潜艇的建造工程陷于瘫痪

新华社十五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弗吉尼亚州“纽波特斯船舶修造公司”（前译为“纽波特斯造船和干船坞公司”）近两万名工人于十四日晚开始的大罢工到十四日为止已经持续四天五夜，而且还在坚持中。这家公司替美国海军建造五艘核潜艇的工程已被迫陷于瘫痪。

在十一日晚间罢工工人同警察英勇奋战之后，吓破了胆的反动当局在第二天一早立即出动大批骑兵前往这家造船厂“协助维持秩序”。当天晚间，全副武装的警察头戴钢盔，挥着警棍，并放出警犬，妄图把集结在造船厂大门口的罢工工人强行驱散。但是一千多名罢工工人毫不退缩。他们迎着警察冲过去，一面大声呼喊，一面投掷砖块和玻璃瓶，迫使警察连连后退。后来当局竟调动骑兵，以密集的队形向罢工工人猛冲，工人不得不暂时撤到了附近的街道上。

美联社在报道中不安地谈到，在接连两晚的冲突中，这个小市镇的道路简直成了“公开作战的”场所。

据报道，罢工工人共捣毁了五辆警车。罢工工人有三十人被捕，大约二十五人受伤。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回国

据新华社十五日讯 由阿尔及利亚复员军人部部长本·阿勒姆·本·哈穆达率领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今天离京回国。

法国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

新华社十四日讯 法国驻中国大使佩那今天举行招待会，庆祝法国国庆日。我有关方面负责人张奚若、罗贯波、杨洁庐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各国驻中国使节也出席招待会。

简明新闻

玻共谴责美帝及其走狗屠杀矿工

玻利维亚共产党最近发表声明指出，玻利维亚总统埃斯特拉达军事独裁政权六月二十五日对二十世纪和卡塔格瓦地区的野蛮屠杀，是根据美国帝国主义奴役玻利维亚的计划进行的。

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犯下的这一罪行。

声明说：“玻利维亚人民正在亲身遭受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这种痛苦和经历将有助于缩短他们取得完全解放的进程。”

牙买加人民示威反对美帝及其仆从

牙买加人民正在起来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牙买加仆从的压迫和剥削。

七月四日，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许多市民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对执政的牙买加工党集团最近通过的沉重的预算，抗议群众遭受日益加重的压迫和贫困。

示威者击退了警察对他们的镇压。有一些示威者被警察逮捕。

马来亚人民坚持反对暴政的斗争

马来亚工人和青年反对拉赫曼—李光耀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镇压人民的暴政的斗争继续发展。

十日，成百示威者高举着有反帝、反对“马来亚工党”当局的法西斯暴政标语的旗帜在吉隆坡市游行示威。他们还散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品。马来亚工党反动当局慌忙派遣警察进行镇压。反动警察用警棍殴打示威者，并向他们发射了催泪弹。但示威者继续组织队伍进行示威。

泰国他依集团增派援越帮凶军

泰国他依集团巴博美集团十一日公然增派帮凶军前往南越，死心塌地为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战争卖命。

据泰国报纸十二日揭露，一支拥有一百七十九人的泰国“工兵连”已于十一日乘“拍昂”号舰开往南越。这个“工兵连”是泰国他依集团将于今年九月派往南越的两千名帮凶军修建军营的。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打得敌人胆战心惊

南越解放军猛袭岷港美空军基地

五分钟战斗就毁伤美机四十二架毙伤美军近二百名



遭到南越解放武装力量奇袭的美国岷港空军基地陷入一片火海。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新华社十五日讯 西贡消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十五日对美国侵略军在南越的最大的岷港空军基地进行了出其不意的猛烈袭击，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果，使这个空军基地遭到了破坏性的打击。据初步消息，共击毁敌机四十二架，打死打伤美国侵略军一百八十多名，机场的跑道和其他的设施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在这次袭击以后的十二小时内，机场仍在关闭中。

据报道，当天凌晨，预先埋伏在这个空军基地的西南和西北角上的南方解放武装力量的两支部队，同时对这个由七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大量伪军保护的基地进行了最猛烈和快速的炮击。在这次只有短短五分钟多的奇袭中，解放武装力量的炮弹准确地击中了机场的停机坪，许多喷气式战斗机轰炸机和巨型的运输机都化成碎片冲上天空。飞机携带的炸弹和燃料也引起了连续的爆炸和猛烈的大火。炮弹还击中了存放大量重型炸弹的仓库区，发生了强烈的爆炸和大火，火焰冲上天空一千多米高。四座美国空军人员的营房也被击中，许多从睡梦中惊醒的美国空军人员惊慌失措，拼命往外逃命，但却被到处纷飞的弹片和飞机碎片打中受伤。机场的邮电大楼和其他一些设施也被炮弹和爆炸的炸弹摧毁。在这次袭击以后，基地里到处是弹坑、弹片和飞机的碎片，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英勇机智的解放武装力量对美国岷港空军基地的这一次猛烈的袭击，是在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到南越来策划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以后刚刚离开西贡不久进行的。麦克纳马拉从七日到十一日在南越进行了五天的阴谋活动，同侵越美军头目一起进行了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解放武装力量的这次沉重的打击是警告约翰逊、麦克纳马拉之流：美国扩大侵越战争除了更大的失败之外，根本挽救不了美国在南越战场上最后失败的定局。